

DESIGN COMMUNITY

住区

02/2003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主 办
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 联合协办
银都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德国学生公寓

244.3

629

住区 DESIGN COMMUNITY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主 办

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 联合协办
银都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编辑部地址: 北京百万庄三里河路9号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420 室

电话: 010-68394672

传真: 010-68334844

邮编: 100037

电子信箱: zhuqu412@yahoo.com.cn

本社网址: <http://www.china-abp.com.cn>

网上书店: <http://www.china-building.com.cn>

引导住区设计理念 注重住区合作交流
丰富住区生活艺术 指导住区消费观念
启发住区创新思维 反映住区今日文化

《建筑师》

ARCHITECT

- 建筑时论
- 建筑评论
- 国外建筑思潮
- 城市规划研究
- 建筑设计研究
- 建筑历史研究

.....

更多精彩等你发现

获国家正式期刊号

全面改版

你将与建筑师同步体验**阅读空间**.....

卷首语

在社会学的分类中，大学生既属于受高等教育的阶层，又属于暂时性低收入的社会弱势群体。两方面的矛盾表现为对社会活动的强烈愿望与自身社会能力孱弱之间的矛盾。相应对这一特殊的社会群体，学生宿舍亦是特殊的居住形式，应该有不同于其他住宅的投资渠道、规划、设计理念和经营管理模式。

《住区》本期专题之所以选用“德国学生公寓”这一专题，是因为德国的高等教育著称于其高素质、高投入（免费高等教育制度）和它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走出了一条相对比较成功的发展道路。

参与本辑专题者，都曾留学德国，有在学生宿舍居住的亲身经历，并在感性和理性认识的基础上，一同做过大量相关资料的搜集工作。本专题内容被分为：社会学背景篇（德国学生居住方式的变迁）、规划篇、建筑篇、宿舍管理篇、实例分析等几部分。尝试尽量全面地介绍德国在战后，特别是近20年来，大学生宿舍规划设计和运作管理等方面的发展、特点和未来趋势。由斯图加特大学建筑系人居社会学专家戈尔德·库恩博士（Gerd Kuhn）和艾伯哈德·伍尔斯特先生（Eberhard Wurst）专为本刊所著的《德国学生居住方式的变迁》一文，更为对德国社会陌生的国内读者详细描写了其大学生宿舍发展的社会背景，是理解其他文章内容的必要前提。

通过对“德国学生公寓”专辑的编辑，编者感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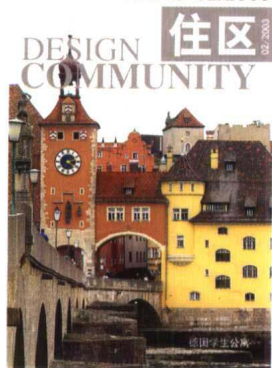
从“人居”的角度讲，生活方式的变化将牵引居住形式的演进。反之，住宅空间的特征又规束或激发人的行为、性格。建筑师要做的，就是在许可的范围内，协调人和建筑、环境、社会的关系。“人性化”居住的概念是随不同的社会阶段而有所改变的，最终将从满足人的物质需要上升为升华人的精神境界。尊重人，满足人，沟通人，教育人，将成为建筑设计的惟一目标。学生宿舍也不例外。

从社会的角度讲，个体的存在是社会存在的基础，个体素质是社会素质的前提。作为日后的社会栋梁——受高等教育者，人格的健康独立是在高校里就该培养的。学生的居住环境则是高等教育十分重要的一环，只有在尊重的前提下，本着帮助指导的原则，让学生广泛接触社会，自主选择自己的生活道路，才是相对科学理性的方法。德国大学宿舍的有偿居住体制成为这一切理想的可行性基础。

反观国内，比较而言我们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一直以来，除了隐私之外，“学生宿舍”还让中国的大学生们无可选择地失去了“选择”的机会。无奈地，从高等教育工厂整齐划一地“生产”出的一批又一批无个性的“专材”身上，都有被50年一贯制“学生宿舍制度”加工过的痕迹。“免费”带来的牺牲是巨大的，学校外面的世界一日千里，时至今日也难再归罪于“经济因素”。近年来屡禁不止，大规模的“逃亡”——大学生租私房——活动，即说明了这个道理。

是做出改变的时候了！

德国斯图加特“住区——学生公寓”专辑工作小组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住区 德国学生公寓 / 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等编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3
(中国住区设计研究丛书)

ISBN 7-112-06100-8

I. 住... II. 清... III. ①住宅—建筑设计—世界②学校—住宅—建筑设计—世界 IV. TU24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3) 第100978号

开本: 889X1194 毫米 1/16 印张: 6 1/2
2003年11月第一版 2003年11月第一次印刷
定价: 25.00元
ISBN 7-112-06100-8
TU·5366(12113)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郊百万庄)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利丰雅高长城印刷有限公司制版
北京佳信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本社网址: <http://www.china-abp.com.cn>
网上书店: <http://www.china-building.com.cn>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本社退换
(邮政编码 100037)

目录

主题报道 德国学生公寓

- 06p. 德国学生居住方式的变迁
- 16p. 德国学生公寓规划篇
- 26p. 德国学生公寓建筑篇
- 44p. 浅谈德国学生宿舍的管理

戈尔德·库恩 / 艾伯哈德·伍尔斯特

张亚津

周天红 陈神周

何 崴

建筑实例

- 47p. 柏林, Spandauer Damm 学生宿舍楼
- 52p. Reutlingen, 专科大学学生公寓及访问学者公寓
- 58p. 卡尔斯鲁厄, Europahaus 学生宿舍楼
- 62p. B 煤气罐改造学生公寓, 维也纳, 奥地利
- 64p. 斯图加特, 大学学生宿舍 Straussecke I

霍晓卫 王晓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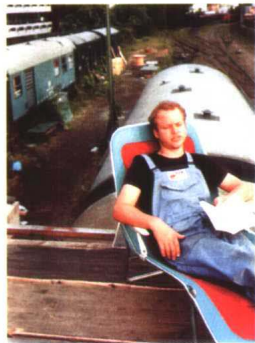
陈神周

葛彦龙

汤宇樑 李 毅

鲁西米

0511501



住区

COMMUNITY DESIGN

CONTENTS

70p. 火车住宅

72p. 斯图加特, 海德维克学生宿舍楼

80p. 累根斯堡, 由 Amberger 古货仓改建的学生宿舍

住宅研究

90p. 功利主义与现代住宅运动

93p. 城市住宅建筑设计质量控制

97p. 当前北京低密度住宅产品特征浅析

汤宇樑

张 晔

胡 笏

青 锋

钟建军

洪朝晖

封面: 累根斯堡, 由中世纪货仓改建的学生宿舍沿多瑙河的外观

主 办: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联合协办: 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

银都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编委会顾问: 宋春华 谢家瑾 聂梅生

编委会主任: 赵 晨

编委会副主任: 蔡 程 庄惟敏

编 委: (按姓氏笔画为序)

万 钧 马卫东 王朝晖

白 林 白德懋 伍 江

刘东卫 刘洪玉 刘晓钟

刘燕辉 朱昌廉 张 杰

张守仪 张 欣 张 翼

李 宏 季元振 陈一峰

陈 民 金笠铭 赵冬日

赵冠谦 胡绍学 曹涵芬

黄居正 董 卫 董少宇

薛 峰 戴 静

主 编: 胡绍学

副主编: 薛 峰 张 翼 董少宇

执行主编: 戴 静

责任编辑: 张亚津 张 晔

专辑工作小组: 陈神周 葛彦龙 何 崴

(按拼音排名) 胡 笏 霍晓卫 鲁西米

李 毅 汤宇樑 王晓阳

周天红 张 晔 张亚津

海外编辑: 柳 敏 (美国)

张亚津 (德国)

何 崴 (德国)

王 韬 (挪威)

叶晓健 (日本)

编辑部地址: 北京百万庄三里河路9号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420 室

编辑部电话: 010-68394672

传真: 010-68334844

邮编: 100037

电子信箱: zhuqu412@yahoo.com.cn

发行电话: 010-68393745 010-62335133

发行传真: 010-68359205

1621139



主题报道

德国学生公寓

06p. 德国学生居住方式的变迁
44p. 浅谈德国学生宿舍的管理

戈尔德 · 库恩 / 艾伯哈德 · 伍尔斯特 · 何 威

16p. 德国学生公寓规划篇

张亚津

26p. 德国学生公寓建筑篇

周天红

陈神周

德国学生居住方式的变迁 (Studentisches Wohnen in Deutschland)

戈尔德·库恩 / 艾伯哈德·伍尔斯特 翻译: 李毅 汤宇樛
(Gerd Kuhn/Eberhard Wurst)

一、导言 (Einleitung)

1. 居住形式的变迁 (Wohnen im Wandel)

1926年包豪斯校舍在德绍落成,同时宣告了在大学中共同学习并居住的奇思妙想。作为现代主义的集大成者,当时小院设计的初衷即为在工场、教室、行政与教师和学生的宿舍之间建立意识上及空间上的紧密联系。在所谓的“普莱拉楼”(Prellerhaus)中(图1),28个学生房间分布在四层楼面中,每层均带有一个小厨房。其中每个单人间约有21m²,除睡眠区域外,还有带热水龙头的盥洗设备等,在当时可谓设施先进。虽然德绍时期仅存在了短短几年,但这种男女学生平等共处的学生宿舍形式却对以后的若干代都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如果将当时学生的先锋派居住方式与后来学生的普遍居住方式作一比较,就能清楚地看到其在上个世纪中发生的巨大变迁(图2.3)。

数个世纪以来产生的学生居住方式渐渐解体,而其他在50年前尚未为人所知的居住模式却对今天的学生居住方式产生影响。学生的居住作为一种为固定特殊人群提供的居住方式,固然有其独有的特点;但同样以其特别的方式折射出社会的发展与变化。

传统家庭结构的渐渐解体与生活方式的多元化导致了居住模式翻天覆地的变化。大学生的居住作为一种居住方式,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家庭结构变化的影响亦发生改变;而这种改变在多种多样的学生居住形式与学生公寓设计中都得到体现。

2. 学生的社会地位 (Die soziale Lage der Studierende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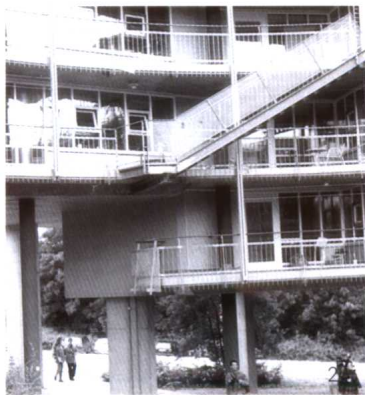
1949年以来,随着福利教育体制的发展,学生居住方式也发生变化。为消除社会等级之间的差异,前西德时期福利国家的目

标为:所有公民都应享受同等的受教育机会。应运而生的强化措施例如颁发联邦教育促进法政府助学金(BAfög)与兴建学生公寓等。

首先,高等教育被看做不仅是个人的,更是整个国家的重要使命。社会主义体制下的前民主德国,工人阶级为领导阶级,所以直至两德统一,前民主德国工人家庭的孩子都可优先进入大学学习。然而与前联邦德国相比,能进入大学学习的占很小部分。直到2000年,当前联邦德国各州此年约36%学生入大学就读时,而前民主德国各州只有23%。

二次世界大战后影响前联邦德国高等教育政策的并不是阶级差异,而是如何克服这种差异。当时联邦德国与西柏林的目标是消除各阶级之间文化差异与物质差异,并期望以此来达到社会稳定。政策中的重要因素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工会与资方自治薪酬,税务累进等),为广民众兴建社会福利住宅,开办高等教育。高等教育民主化的关键为学生免费接受大学教育并可得到经济资助。

在实现福利国家高等教育机会平等目标的进程中,重要的一步是1957年实施的所谓“霍讷佛模式”(Honnefer Modells)。此种模式规定:出身于中低收入家庭的孩子若学习成绩高于平均水平,将得到经济资助。随后的几年中接受资助的对象范围不断扩大,此模式于1971年以《联邦教育促进法》的通过为标志达到高潮。1971年3月18日社会自由党政府的立法草案中写道:通过社会手段来平衡社会差异的法治国家有义务保障个人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以创造职业的机会平等。从接受资助的比率上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此项资助的意义。1972年注册入学的606000新生中有270000学生接受了《联邦教育促进法》资助,占总数的44.6%。



1. 德绍,包豪斯校舍宿舍

2. 共同居住单元中的生活 3. 独居生活方式

随后的几年中接受资助学生的范围继续扩大。除了大学生外,接受实践训练的学徒与中学生也符合资助条件。以后的数十年中《联邦教育促进法》资助出现了若干变动。1974年起资助金的部分(150德国马克上限)作为无息贷款出借,获益人必须在完成学业后偿还。新上台的基督教自由党政府显而易见地紧缩了资助体系。《联邦教育促进法》资助金全额基于贷款形式发放,资助金额也仅限于补足普遍的价格上涨额。低收入与低教育背景的家庭逐渐减少,1988年接受联邦教育促进法资助的比率已降至12.6%,为历史最低点。1982年至2000年间,在出身最高社会等级的学生比率从17%到33%将近翻一番的同时,出身于最低社会等级的学生比率从23%降至13%。家庭的经济状况与家庭中父亲受教育的程度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最近的一次2000年5月举行的社会调查显示,尚未接近机会均等这一社会国家目标。大约3/4的公务员子女进入大学学习,而工人子女仅有12%就读各高校¹。

在1998年科尔总理政府换届后,新的红绿政党联合政权(指基督教民主联盟与绿党的联合政权,即施罗德政府)又一次放宽了《联邦教育促进法》资助,接受此项资助的学生比率略有提高,2001年占总人数的14.9%。

两德统一后,《联邦教育促进法》资助改为半补助的形式发放,即学生完成学业后需偿还接受资助总额的一半。此项改动的原因很有可能是前民主德国学生与前联邦德国的高等教育政策之间一直有断断续续的对峙。因为1981年前民主德国对所有的大学生实行统一的基本资助金措施,学生担心统一后德国政府会要求他们偿还。

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教育为全民”(“Bildung für alle”)的改革后,学生的境遇每况愈下:涉及的不仅仅是较低收入阶层的子女。最明显的标志是越来越多的学生需要为支付学业开销在学期中打工。约有2/3的学生必须为平衡日常开销打工。以前只有在假期中学生才从事工作,而现在无论是学期中还是假期中他们都必须

工作。50年代约有30%的学生学期中打工,现在比例已升至65%²。负面的后果是学生需要更长的时间来完成学业。根据对普通学生平均收入的调查,整个学业中49.5%由父母提供经济支持,10.9%由《联邦教育促进法》资助,30.5%靠学生自己打工,9.1%通过其他经济来源。

总而言之,高等教育机会平等的社会目标并未得到很好的实现。甚至可以说70年代初期的“黄金时代”后,情况并不乐观。大学生的性别比例发生了很大的改观,1951年女学生仅占17.2%,而现今的数字是47.1%,甚至入学的新生中女学生占了一半。

3. 学生的居住方式 (Die Wohnformen der Studierenden)

学生居住方式变迁之巨,丝毫不逊于住宅的整体发展历程。伴随的结果是几个世纪以来普遍的,传统的居住方式地位锐降。高等院校信息体系(HIS)专家克劳斯·施涅茨(Klaus Schnitz)是如此描写学生居住方式的变迁的:“现今通行的共同居住单元(Wohngemeinschaft)模式,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尚完全不存在;虽然在50年代几乎人人住在房东家里,而如果你去问现在的大学生关于房客型居住方式是怎样一回事,大多数人会一无所知³。”

只有到了20世纪80年代,学生才第一次有了独立的居所(单人公寓、与伴侣共同居住或共同居住单元)。世纪之交全德国各高校注册的178万学生的居住方式各异。以2000年为例,大部分学生(第一学业)住在共同居住单元中,约占总数的22%,另21.2%住在单身公寓中,21.1%与父母共同居住,19%与一个伴侣共同居住,14.4%住在学生公寓中,只有2.3%住在房东家中(图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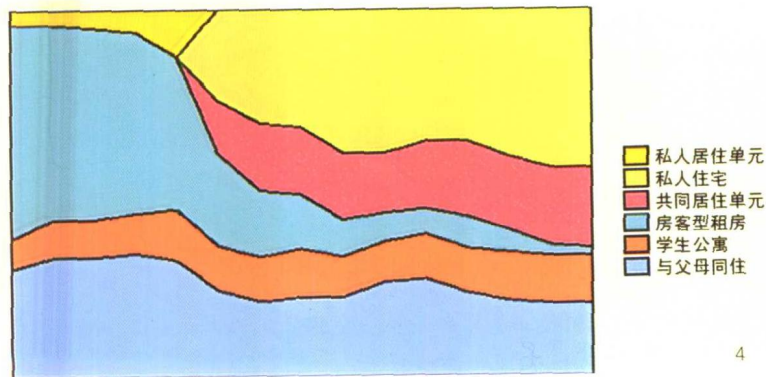
二、学生居住方式的变迁 (Studentisches Wohnen im Wandel)

1. 学生公寓外居住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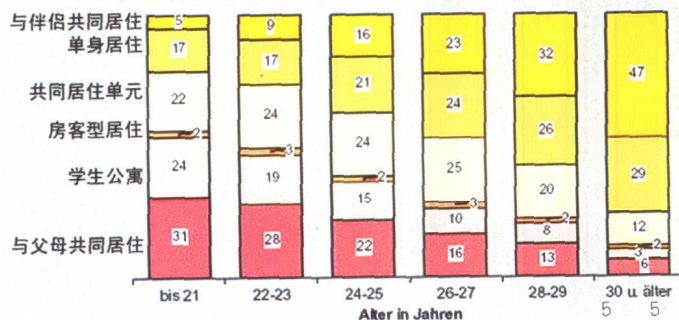
(1) 房客型居住方式 (Das Wohnen zur Untermiete)

学生居住方式的变迁主要涉及了这一非独立的居住方式。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租赁住宅借住是学生最主要的居住方式。而

学生居住方式变迁1953~2000 (前联邦德国各州)



Studierende nach Wohnform je Altersgruppe (in %)
学生年龄与居住方式



4 统计数据: 学生居住方式的变迁

5 统计数据: 学生不同居住方式的比例

今这种方式已渐渐被人遗忘,仅占2.3%。这种居住方式是指学生租借一套住宅中的一个房间,无单独的出入通道,学生白天可在大学食堂就餐,早餐与晚餐在房东处寄膳或房间里设有小型的炉灶。在20世纪60年代仍有约一半的学生如此生活。保守的政客担心这种非独立的居住方式在现代社会中问题颇多——甚至可能会影响社会风气,个人自由也深受限制⁴。因其纪律严明,学生对这种居住方式越来越反感。这种在别人的住宅中借住一个自己的房间非独立式居住方式在德国只是过渡模式:二次世界大战后房客型居住方式在工人阶级经济情况好转、稳定的情况下立刻被别的居住方式所取代。

这种价格低廉的居住方式所付出的代价是个人自由深受限制,例如访客及访问时间等都不自由,因其纪律性的特点,房客型居住方式在空间及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立刻被其他居住方式取代。从60年代起,追求“我的生活由我决断”的思潮日兴,此种借居方式渐渐被推向边缘。

(2) 家庭居住方式 (Das Wohnen bei den Eltern)

与父母共同居住的方式仍很普遍,当今德国的大学生中有约1/5住在家中。虽然最为经济,但年轻人还是慢慢地排斥与父母同住的方式。有趣的是,较之女学生,男学生愿在家中住得更久。究其原因,从男学生方面,他们乐于在家中继续父母安排好的舒适生活;从女学生方面,她们则更向往独立的生活,逃离出普通德国家庭中通常从事家务的女性角色。当然能否在家中居住最主要取决于住处与大学之间的距离,一个德国城市中往往有较多的高等职业学院和较少的大学,高等职业学院学制四年,大学五年但德国学生普遍需要更久完成学业,所以更大比例的高等职业学院学生选择与父母同住;大学学生则在漫长的学习过程中搬离家庭。

(3) 共同居住单元 (Wohngemeinschaften) 居住方式

毫无疑问,共同居住单元 (Wohngemeinschaften) 最为忠实清晰地记载了学生居住方式的变迁。直至20世纪60年代,由于法律上明文规定未婚的异性不许居住在同一套住宅中,否则将受处罚,此种居住方式尚未出现。而最新一轮的调查表明,共同居住单元居住模式已成为当今比例最高的学生居住方式,约占22%。共同居住单元作为一种年轻文化的产物,是对“世俗化”居住方式与道德观的抗议与挑战,也是年轻人眼中僵硬的成人世界的对立文化的表现方式。“68革命”对传统的意识形态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这也正是共同居住单元诞生之时(图5)。早期的共同居住单元往往以自发社团的形式存在,是政治抗议与日常文化运动集中体现的地点。当时的景象是:每套居住单元中男女学生混杂,用避孕药与极度自由的性态度从世俗的居住文化中解脱自己⁵。传统的室内家具陈设上,德国人起居室中偏爱的柜墙和转角沙发被摒弃,考虑空间等级秩序

的功能性住宅形式也不适于用做共同居住单元。反之受欢迎的空间朴实中性的老住宅,与小家庭固定的生活模式相比,共同居住体带上了多种多样共同活动的特点。共同居住体开放型的结构符合频繁的房客流动变化,尽管这种居住方式对学生来说从来都不是最高雅的,但事实上最多的学生都选择了在共同居住体中居住。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前民主德国并不存在这种集体的居住方式,在德国统一之后共同居住体才在德国东部渐渐普及。随着80年代以来被前联邦德国社会日益广泛认同,共同居住体不再具有意识形态方面的意义。如今大多数的学生只是出于理性的目的采取共同居住体居住方式,在这里可以找到一个便宜的住处,与大家共同生活也不会有与世隔绝的问题。

(4) 学生单身公寓居住方式 (Studentisches Single-Wohnen)

选择单身公寓居住的学生比例与共同居住体接近。独身居住的高比例与整个社会发展的方向协调一致。在城市中单身公寓较之10年以前,已经增加了50%。如同论及在“非独立式”居住所提到的,单身居住方式历来就有,只是自七八十年代有了新的发展。在单身公寓中居住的不全都是年轻人或孤身老人(尤其鳏居或寡居者),还有处于家庭年龄阶段的人(30岁至50岁),他们是自愿自主做此选择的。单身居住,包括学生的单身居住在德国都已属于“正常的”居住方式。1982年约有16%的学生单身居住,到2000年时此比例已升至22%。许多专家对这种单身居住方式忧心忡忡,因为由此可能带来愈来愈严重的人与人之间的隔绝,对家庭与共同的发展不利。单身居住方式在德国已渐渐被接受,选择这种生活方式的人决不是由于缺乏社交能力,而是想用另外的方式安排自我的生活。例如有伴侣各自住在自己的单身公寓里,只是偶尔共同生活在一起,即所谓的“分离式同居”。

学生学期数越高,年龄越大,就越倾向于住在独用的住宅中。除少量地区与大学外,德国渐渐宽裕的住房市场与日益提高的生活水平使学生选择单身公寓居住成为可能。尤其是不接收奖学金的学生更愿意独居。

(5) 与伴侣共同居住方式 (Studentisches Wohnen mit einem Partner)

对于已完成一次学业的学生,就有必要考虑与伴侣共同居住的方式。进修第二学业的学生中约有40%与伴侣共同生活。25年以来,这种居住方式占全体学生总数的15%~23%,最新统计数据为19%。其中出身背景较低的学生(24%)多于出身背景较高的学生(17%)。

2. 学生公寓居住方式 (Wohnen im Studentenwohnheim)

根据学生居住方式中,在学生公寓居住相对的比例最为稳定,始终占有一席之地,当前约占14%。同样在学生公寓设计中,对社会结构的考虑和建筑形式的更替也充分反映了社会的变迁,构成了与普通居住形式并行的发展轴线。

在德国,提供学生公寓最主要的机构为德意志学生管理委员会(das Deutsche Studenten-werk),为一个名义上的统一机构,其所属的各区域学生管理委员会均相互独立。因学生公寓的建设具有社会福利性质,所以将从联邦政府得到经济补助。目前全德国61个区域学生会共提供18万个学生公寓床位,根据各区域情况空间分布很不均匀。在前民主德国地区,两德统一后以1991年为例,约有61%的学生居住在原先由国家提供的学生公寓中,是当时大学生的最普遍的居住方式。而与此同时前联邦德国的学生主要居住在独立的住宅中。原属前民主德国的图林根州在2001年学生公寓占学生居住方式的29%,而同期巴伐利亚州与巴登·符腾堡州仅占17%与19%。

至今学生公寓仍然是大学生最为经济的居住方式,同时也最能满足学生的需求,如宜于交流、距离大学很近等。

1921年德国第一个学生管理委员会在蒂宾根以自助组织的形式成立。在其成立后短短几年中,先后在波恩和亚琛建造了第一批学生公寓。然而德意志学生管理委员会真正体现其巨大价值的时期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1) 国家促进下的重建与统一标准的发展(1946~19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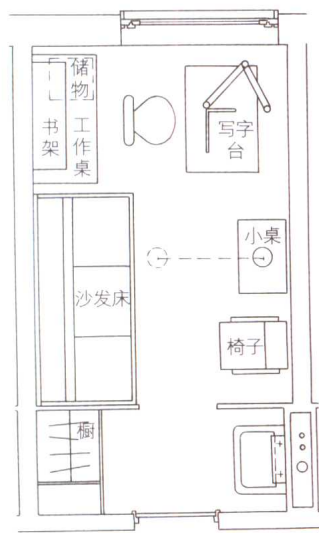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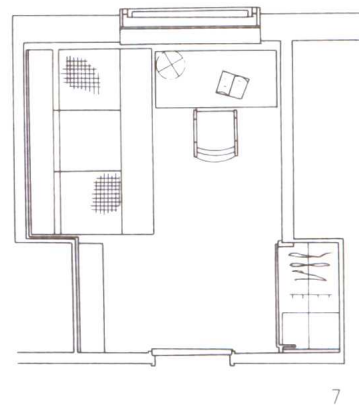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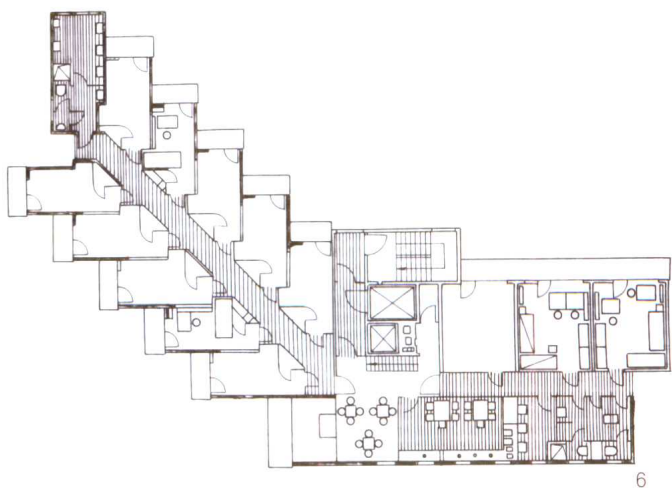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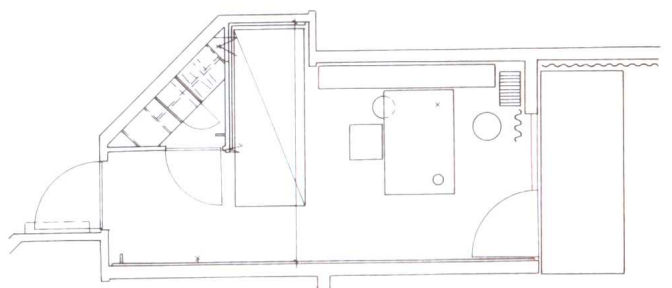
(Wiederaufbau und Entwicklung einheitlicher Standards durch staatliche Förderung)(1946~1958)

德国的高校传统上经常建造在老城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严重破坏。在严重的住房紧缺情况下应运而生的是快速建造的最简单的,甚至有部分为临时性的学生住所。1946~1951年间,前联邦德国建成了有5500个学生住宿床位的小型学生公寓。这被《德意志大学报》报道为“自我工作,自我管理和自我教育的团体”⁶。1952年起,学生公寓在联邦青年计划(Bundesjugendplan)中期的促进下进行建设。1951年成立的德意志学生管理委员会学生公寓咨询处在全联邦德国范围内推行以下所谓“1953年哥廷根申明”(Göttinger Erklärung),该申明认为“学生公寓是指由高等院校进行精神领域的推进,社会补助实施和为共同的生活和工作所建造布置的场所”⁷。

到1958年为止,又建造了9000个床位。至此全联邦德国共有16000个学生公寓床位,可满足当时7%的注册学生的居住需求。那时建造的学生公寓规模较小,很少超过200个床位并以双人间为主。走廊中部布置大型公共洗涤间,一层各住户共用一个小厨房,有时一栋学生公寓仅有一个厨房。热的餐食需去中央公共厨房准备。

(2) 质量与数量的增长阶段(1959~1965) (Die Phase des quantitativen und qualitativen Wachstums)(1959~19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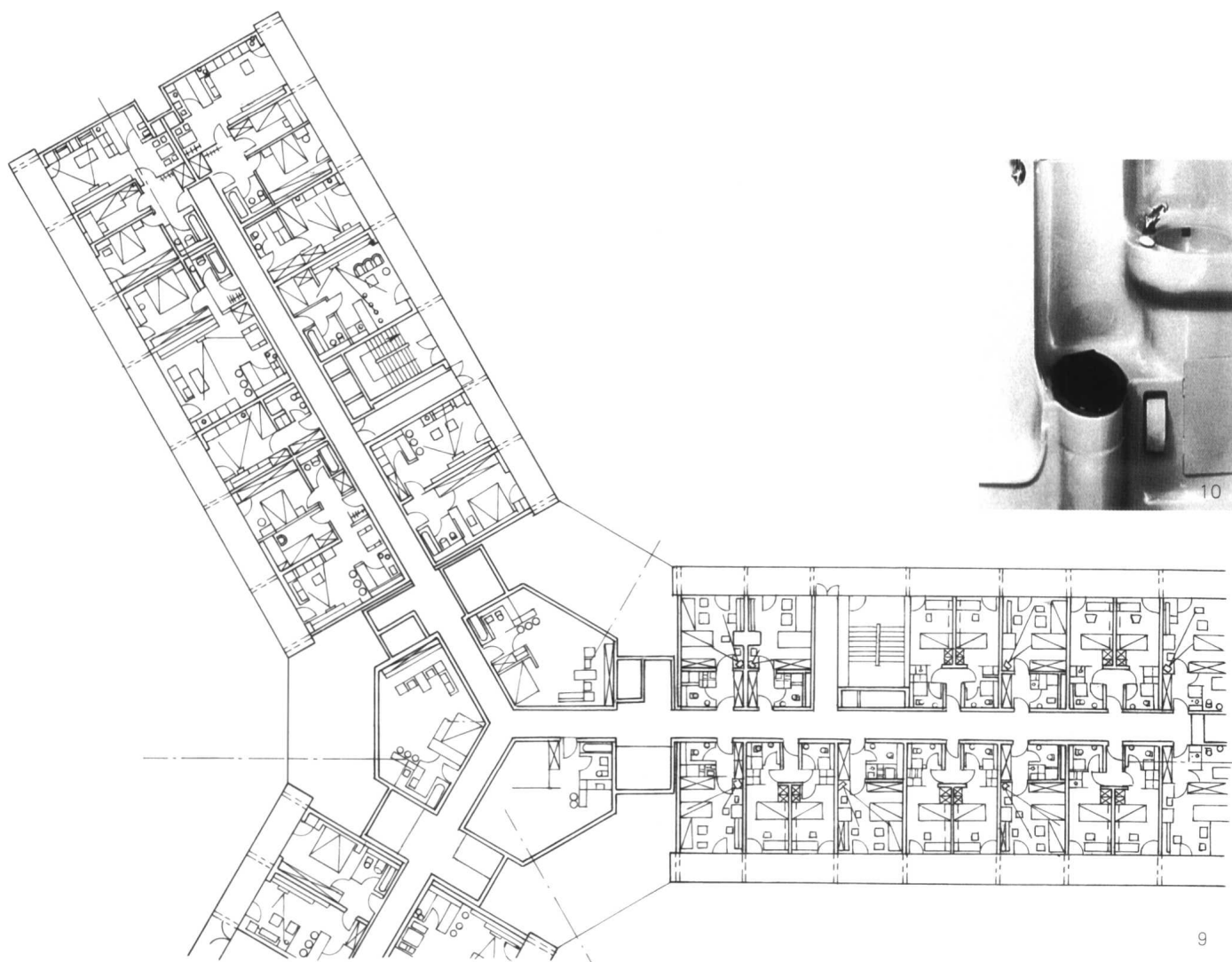
战后住宅紧缺情况虽然日趋缓解,而学生聚居的城市中的学生公寓却依然奇货可居。调查问卷的结果显示,当时50%的学生十分希望



6 西柏林东齐格蒙特堡学生公寓,1956年~1961年,单人间面积10.5m²外加阳台,2.22m开间

7 安施图茨公寓,基尔,1960年,单人间面积9.6m²,2.70m开间

8 汉诺威骑士之家,1951年,单人间面积10.6m²,2.45m开间



能在学生公寓中找到住所。

1958年杜塞尔多夫学生公寓计划中包括增加30%的学生公寓床位，原以为应该可以逐步满足增长的学生数量。然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学生数量却已增至三倍，学生公寓仍然供不应求。当时居住在学生公寓中的学生占总数的10%至12%之间⁹。

越来越多的学生在自由租房市场上寻求住所。所以快速建造大量的学生公寓的计划被终止，工作的重心转移到提高居住质量上。1961年杜塞尔多夫学生公寓计划确定一个单人房间的面积为 $9\text{m}^2\sim 11\text{m}^2$ ，12~18个学生组成的居住组团中小型厨房（Teeküche），共用起居室和卫生设备面积按每人 $3\text{m}^2\sim 4.3\text{m}^2$ 计算。另外设置90~150座的图书室和课余活动室，按每人 $1.7\text{m}^2\sim 2.8\text{m}^2$ 计算。由此人均总面积达到 $15\text{m}^2\sim 18\text{m}^2$ 。

虽然供不应求，但20世纪50年代末学生公寓还是必须在质量上保持与一般住宅市场上的住宅质量相当，以保持竞争力。所以大部分的学生公寓项目中都对“十分注重对居住标准的深入讨论”——目标很明确，即尽可能得提高建筑与室内的布置标准。

当时建造的主流为每层15~20个床位的多层学生公寓。每层均围

绕共用空间，学生可在此做饭与就餐。公用浴室与厕所往往安排在走廊的中部。

学生居住的房间不仅用于睡眠，还兼有工作学习与起居的功能，相对其如此小的面积来说，功能可谓复杂。这个特性要求深思熟虑的平面布置和精准的建造方式，有时还涉及功能的重叠。既要创造独特的建筑形式，又要在众多的限制条件中寻求最佳方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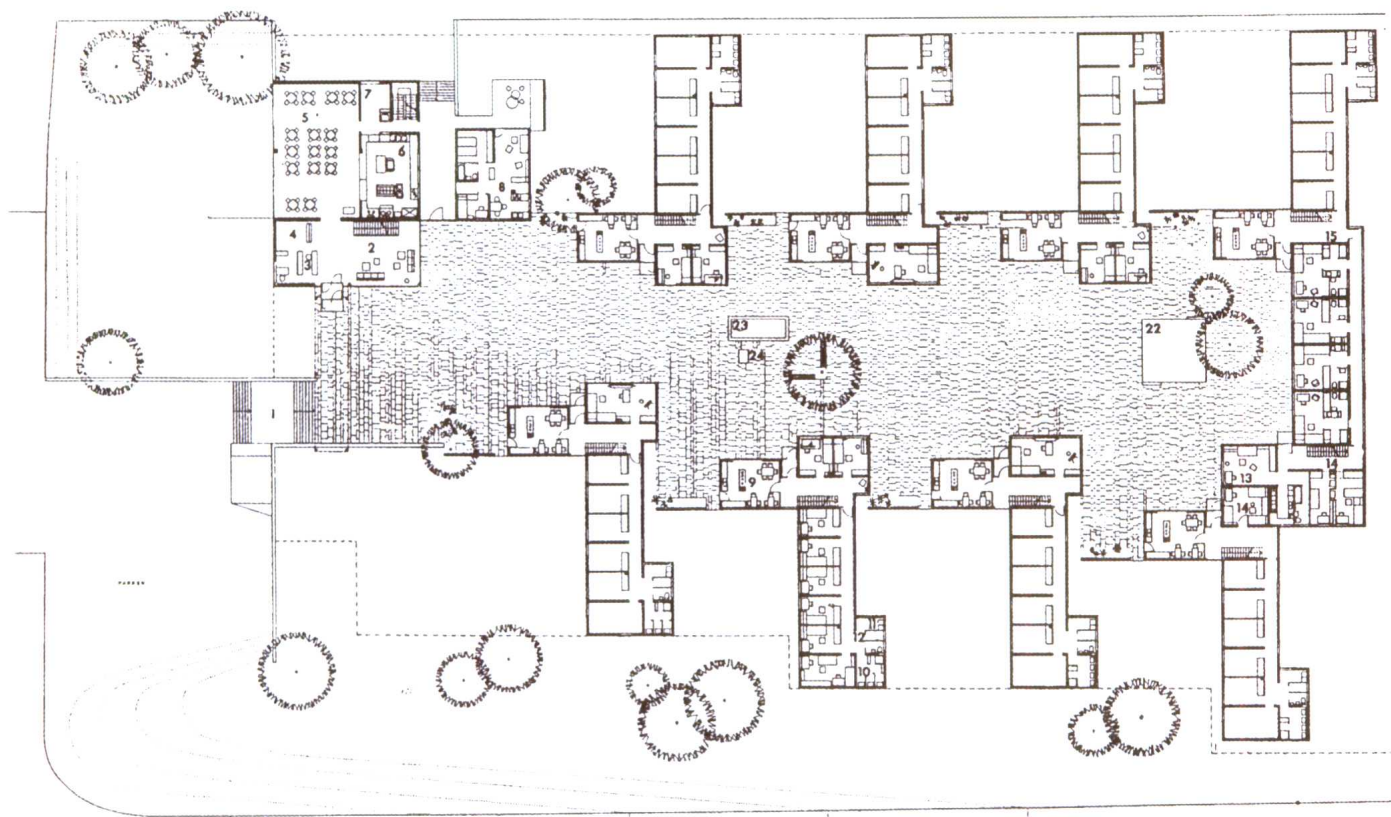
较小的开间，有些项目中甚至小于2.5m——如在柏林东齐格蒙特堡学生公寓项目中——使得房间旋转交错布置成为可能。这样可以有一个入口空间，床横向放置，每个房间还有一个独用小阳台。1956年该项目首期根据当时的要求设计了2/3的单人房间和1/3的双人房间。随着前联邦德国日益提高的居住标准，双人间已经越来越难出租。因此1960年该项目二期建设中，所有的房间都改为单人间（图6）。

在其他项目中，小于 10m^2 的窄小空间由于一堵隔墙的错位布置而扩展，一个橱柜和一张床被对角线错开安置，使房间显得大一些（图7）。

单人间中的盥洗盆当时并不受重视。直至1963年专门从事学生公寓建筑的克劳斯·恩斯特仍认为：“较之女学生，男学生们

9. 科隆卢森堡大街学生公寓，1970年

10. 预制硬塑料卫生间“Azur”，1970年



11

认为房间里的盥洗盆既不必要也没用⁹。

尽管如此，房间中还是要安装卫生设备，首当其冲的是盥洗盆。此处所举的汉诺威的例子中盥洗区域位于一个面积不到 10.6m^2 ，开间仅 2.45m 的房间入口处，卧坐两用沙发节约了空间（图8）。

（3）大型校园中的学生宿舍、学生公寓与共同居住单元（1965~1975）（Wohnheime im großen Campus, studentische Apartments und Wohngemeinschaften）（1965~1975）

20世纪60年代高等院校专业发展迅速，高校不得不向城市边缘地带扩展。地价的高涨和理性化的结果是超过500个床位的大型学生公寓的建造，这种状况与20世纪60年代普遍的大型住宅区的建设十分类似。

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频起的学生运动越来越多的对居住的独立性提出要求，如自成体系的套间形式替代了居住组团。单人房间也逐渐发展成为设施齐备的单人公寓形式。例如在科隆卢森堡大街建成的46层高层学生公寓中每个单身公寓面积达 17.3m^2 ，还带有淋浴、厕所和小厨房。主要起居空间面积为 10.3m^2 ，开间 2.75m 。每层每翼安置18套公寓，除了住宅外楼中还有诊所、桑拿房、游

泳池和聚会空间。这些特殊用途的房间不再是封闭的，而是对所有的居住者开放（图9）。

另一个理性主义的体现为预制卫生间的发展与建造卫生间。70年代初，无论是普通居住区还是大规模的学生公寓建设中都普遍使用。通过这种方法，原先耗时的装配工作可缩短至数分钟（图10）。

单身公寓与整栋楼中周全的设施也会带来缺点：居住者易生活在小圈子中，与世隔绝。60与70年代对卫星城的批评同样适用于大楼中的学生公寓。

在建造高标准大型学生公寓的同时，学生居住方式中另一特征为自我管理的居住共同单元的形成。学生们往往租住一大套老房子中房间功能中性的住宅，作为居住共同单元使用。这种集体生活的倾向对学生公寓改良项目带来影响。学生公寓设计中出现了适合居住组团生活的空间形式，居住组团规模随时间渐渐变小。典型的例子有安琪萨克森高等学院的集体宿舍。

柏林-格鲁瓦尔德基督教学生公寓1961年，居住有150名学生。8栋2层高的楼房围绕庭院呈梳形布置，其中每栋楼中可住

16人。每个 10.8m^2 的房间中尚未装有独用卫生设施。设计本意为每层居住8名学生，每栋楼底层共用一个小厨房。另外一栋建筑中设有食堂及其他公共活动空间（图11）。

10年后在斯图加特—符艾林根的普法芬瓦尔德林学生公寓区，一组3~5层的楼房中安置了526个单人间和118套小公寓。每一层有6个单人间，卫生设施公用。 12m^2 的房间中安装了独用的盥洗盆。每两层之间的半层设有为12个居住者共用的公共厨房。交流空间位于连接房间侧翼的连桥内，如此形成了小小的庭院空间，将整个居住综合体分隔成各个组成单元（图12）。

该时期学生公寓的一个特殊例子是所谓的“平房式”（Flachbauten），如由维尔纳·威尔辛设计的1972年建成的慕尼黑奥林匹克女子住宅。行列式建筑中共有400套2层的公寓住宅，分布在等级分明的网状路网中。每个居住单元面积为 21.4m^2 ，底层为厨房、餐室、卧室和盥洗室；楼上为工作间及私人屋顶平台。

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后，该片住宅出租为学生公寓。因其建造标准较高，至今仍然广受欢迎。这里选用的是并不普及的行列

式建筑中的带有良好室外环境的小套住宅形式，表现了一种住宅市场上小套住宅的替代方式（图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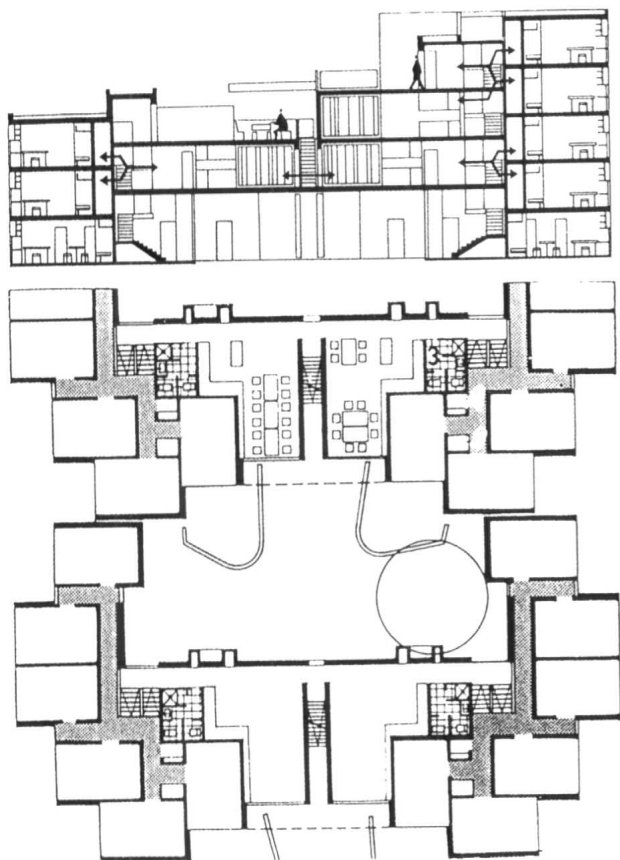
(4) 离弃大型校园，整合与统一（1975至今）

（Abkehr von der großen Campusuniversität, Integration und Konsolidierung）（1975~heute）

20世纪70年代中期，大型居住区开始受到批评。与此同时60年代在绿色区域中发展起来的巨大的大学校园也受到了诘问。规模超大的，自觉无名的，非人尺度的——它们受到如此评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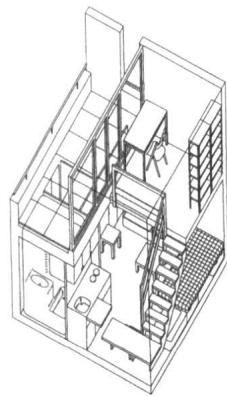
于是老城区的价值被重新审视，历史建筑被修缮和改建。累根斯堡的金色塔楼根据建筑师史密特、梅尔与埃克的设计，改建成为既符合功能要求，又体现中世纪特色的学生住宅，并与周边环境很好地结合（图14）。

随后前联邦德国的住宅市场得以明显地缓和，联邦政府于1980年突然中止了对学生公寓建造的推进。联邦德国各州仅实施少量的当时已确定的促进法令。于是该时期相应于一般住宅建设出现的停滞现象，学生公寓的建设量出现紧缩，建造质量也较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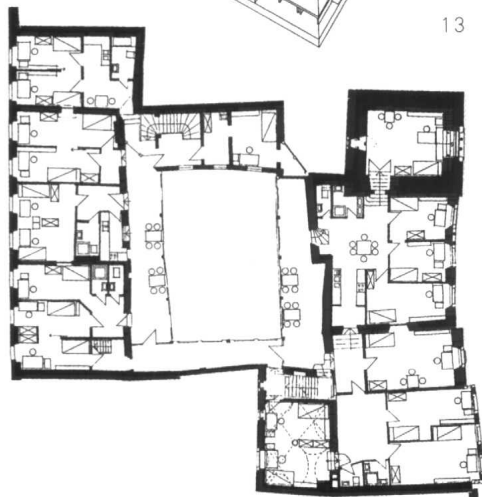
12

12. 斯图加特—符艾林根的普法芬瓦尔德林学生公寓，1971年，平面图与剖面图



13

13. 慕尼黑奥林匹克女子住宅，1972年，单人间面积 23.6m^2 ，4m开间



14

14. 累根斯堡的金色塔楼，1986年改建后三层为44床位的学生宿舍

20世纪80年代住宅过少的建设量造成了90年代初新的住宅紧缺局面。另外大量的进入德国的移民加剧了这种状况——特别在两德统一后——住宅大量缺乏，又一次造成了住宅紧缺。突如其来的巨大需求使学生居住情况迅速恶化。直至90年代初联邦政府特别促进法令出台，才阻止事态进一步发展。

在联邦政府特别促进法令推动下，前民主德国的许多原有的学生公寓被整修和改建，以达到“西德标准”。整修措施包括满足人均使用面积，在单人房间内加建卫生设施等。

该阶段的又一特点为前东、西德国对峙局面消失后，原先用于军事的地区获得了新的机会。旧军营被不同的高等院校简单改造后，用作学生公寓。原军营房间安放多张床位，改成学生单人公寓后获得较大的空间。当时出现了一些很成功的军营改建方案，其发展对周边的居住区及城市其他区域均产生了辐射影响。

随着国家促进政策的减弱，学生不得不更加努力工作。这不仅使得学生的学习周期普遍加长，也使其生活方式落后于同龄的非学生群体。同时直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迅速发展的住宅经济新的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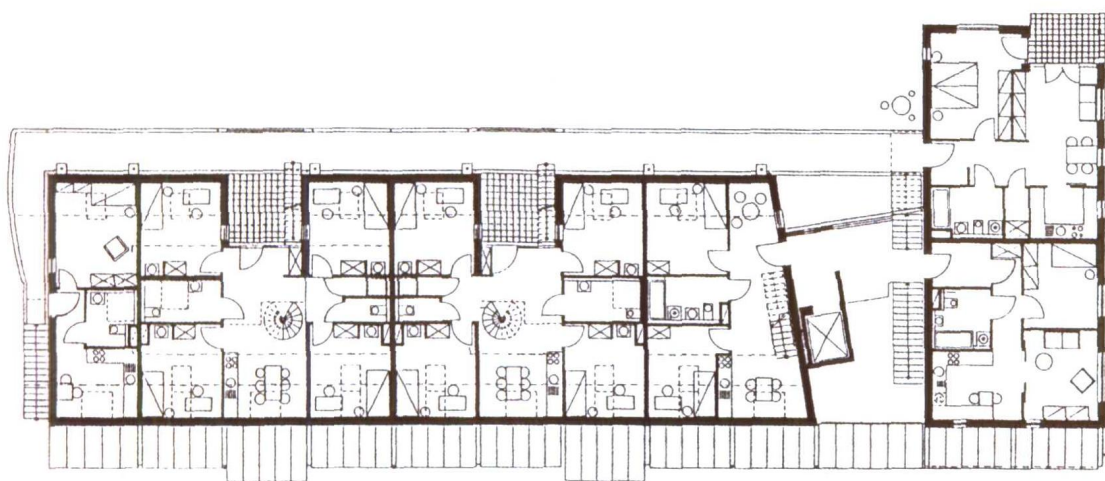
标为单身公寓与两人公寓。年龄较大的学生往往在自由住宅市场上找到住处。

在城市设计与建筑设计层面上将不同的居住群体整合在一起的概念越来越受到重视。新建的学生公寓项目往往区位优势，规模较小，并经常与其他的特殊居住形式混合在同一栋建筑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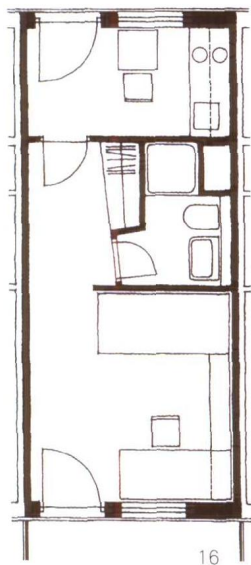
例如在1994年巴伐利亚州伊勒河畔的坎普滕市建造的项目中，设计目标即是为170名社会阶层各异的居民提供混合型的居住方式。在漫长的设计过程中，未来的居住者纷纷参与方案的深化。最后，该楼房内除了住宅外，还设计了一个咖啡馆、一些商务空间和公共活动空间。在楼中共55套住宅中有22套为学生公寓（图15）。

学生单身公寓的室内构成也在继续发展。当时的设计模式是：位于入口处的就餐空间通过走廊与卫浴与房间隔开。

1993年建筑师希姆勒和萨特勒在埃希施塔特建成的学生公寓就采用了这种房型。在人均居住面积不扩大的前提下，使单人公寓中的主要起居空间面积达到12m²（图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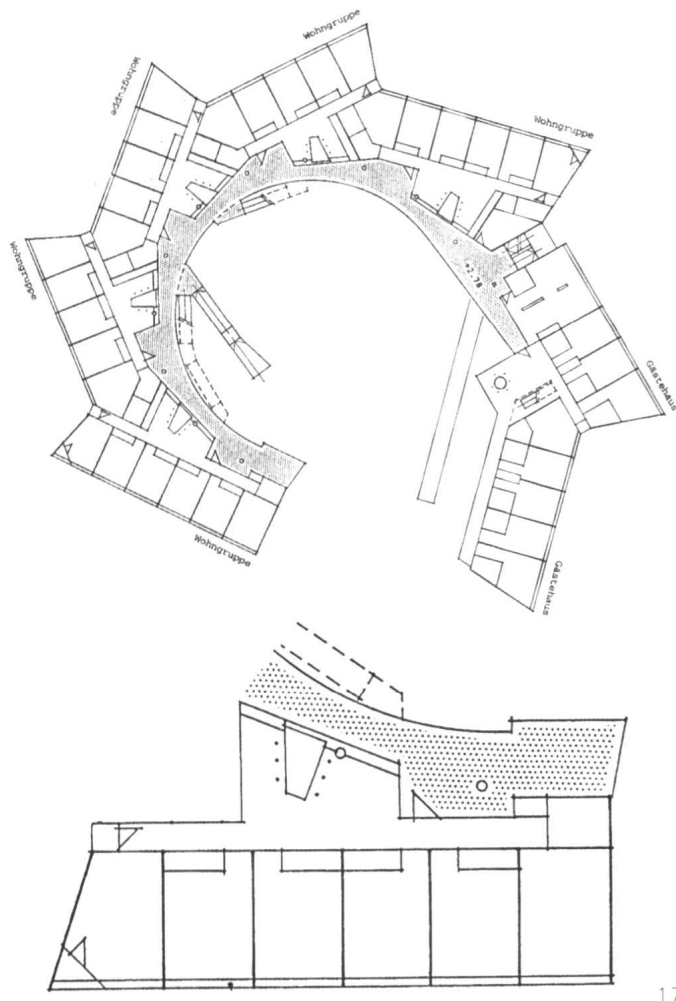


15



16

15 坎普滕市混合型住宅楼（22套学生公寓），1994年
16 埃希施塔特学生公寓，1993年，单人间面积24.3m²，3.50m开间



17

另一种适应住宅市场的形式为房间面积减小,而公用空间面积增加,往往采取五六个学生共同使用一套大公寓的模式。

彼得·法勒在其专著《住宅平面》中写道:“显而易见,原先由每层的12至15人组成的共同居住单元已减小至最多为6人的单元;在此模式中,每人对公用设施需负更多责任,必要的自我管理也更易发挥作用¹⁰。”

1992年劳伊特林根建成的佩斯塔洛茨街学生公寓中,每5个学生构成一个居住共同体,共用两套厕所淋浴设备;6人居住共同单元则另加一套厕所。5人单元和6人单元的面积分别为103m²和131m²,满足了当时受欢迎的居住面积。在这个项目中环形的开放式走道不仅作为入户通道,在夏季还是室外公共空间;学生公寓重视人际交流的特点通过得以体现(图17)。

近十年里新建的学生公寓中,人均居住面积约在25m²左右。由于大学学习中计算机的使用越来越不可或缺,计算机及其附加



18

用品要求每个房间面积有所增加。设计规范建议为此应增加1m²,所以当前的房间面积标准为13m²。

在这个面积限制下,必须通过室内家具设计来满足多种多样的功能。个人化的房间面积需在14至15m²以上,开间4m左右才有可能实现。这时才能够将床、工作空间与休息区域以不同方式安置。学生公寓设计标准的提高与学生租房承受力的增加及居住时间的延长密切相关。同时必须考虑到,个人房间内面积需求继续增加的一个后果是随着计算机虚拟世界的发展,学生公寓中的房间越来越可能成为学生的“个人基地”。

三、结语 (Resümee)

2000年德意志学生会发起的学生居住情况调查表明了居住需要的巨大变化:“学生的居住愿望中不再有房客型居住方式,愿与父母共同居住的比例降至现今状况的1/3¹¹。”学生共同表达的强烈愿望是:过由自己决断的真正“自我”的生活¹²,采取与之

17. 佩斯塔洛茨街学生公寓, 1992年

18. 阿德尔海德街学生公寓, 1998年改建